

妈王伯，黄永玉一生对她感念与钦佩最多，认为自己受其影响最大。的确，古朴与野蛮，纯真与血腥，传统与现代，保守与改革…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凤凰这片多民族交融的土地上，既矛盾又和谐地共存者，这种包容与多元，也给了黄永玉更多恣意挥洒的空间，逐渐形成了他性格中的独立、自由与叛逆精神，以至到了晚年，黄永玉时不时还会经常回到家乡，这片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与生命襁褓，他自己曾笑着说：“我的家乡就像自己的被窝。睡到被窝里面，自己的气息自己习惯。”

12岁，黄永玉家道中落，作为家中长子，不得不背负行囊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流浪。投靠父亲不成，他来到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读书，成绩虽然不好，时常旷课留级，却在学校图书馆里接触阅读到大量书籍，开阔眼界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，他接触到木刻艺术，自学成才，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作品。书没读完，随着时代的洪流，他在流浪中成长，从泉州、赣州、上饶，到上海、台湾、香港等地，做过瓷器厂小工、教师、抗战宣传队队员、报纸编辑，也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，最终以青年木刻艺术家的身份闻名于世。晚年的他常说搞艺术的人“艺术的八字要好”，在他漫长且浓郁的一生中，正是遇到许许多多的贵人相帮与影响，表叔沈从文、巴金先生、张乐平先生、李桦先生乃至只有数面之缘的弘一法师，以及相交一辈子的老朋友黄裳、殷振家、汪曾祺……从12岁离开家乡起，直至99岁高龄去世，黄永玉的一生收获着友情、爱情，也伴随着苦难、清贫，人生

的非凡经历与际遇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与性格。经历了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他留给年轻人这样的忠告：“珍惜时间、好好读书，一辈子跟着书走，不会坏。”

十年前，90岁的黄永玉来上海举办“黄永玉的文学生涯”展。在一次聚会上，我曾问他：如果您有一块纪念碑，在碑文上，会写下什么？黄永玉神情严肃地回答：“爱，怜悯，感恩。”或许，这三个看似简单却充满情感分量的词汇，正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。

## 爱：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

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相濡以沫整整七十五载的爱情故事，多年来一直传为佳话：他们相识于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。张梅溪是将军之女，相貌出众、气质不凡，从小在家庭熏陶下，她受到良好教育，酷爱文学艺术。相比之下，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。

在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里，黄永玉这样描写第一眼看到的张梅溪：“一个广东姑娘，皮肤黑黑的，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，人和和和气气，穿着打扮按照平常标准来说，稍微洋了一点。”还有一次，黄永玉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张梅溪时，说自己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：“我有一百斤粮票，你要吗？”引得张梅溪莞尔一笑。

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张梅溪热情善良，天真纯朴，也非常聪明有学识，爱文学爱艺术，有自己的真知灼见。这些与周围人不同的特性都深深吸引了黄永玉。他们一

个刻木刻，一个唱歌，一个有着从小生长在乡村的野蛮而诗意的生活，一个则向往着自由自在的人生……平常人眼里少言寡语的张梅溪，在黄永玉的陪伴下，敞开心扉。黄永玉不仅会剪人影，还会吹小号。在他的《音乐外行札记》中，黄永玉记录了他的爱情经历：“我年轻时节衣缩食，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，逃难到哪里都带着……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，说：‘你嫁给他，没饭吃的时候，在街上讨饭，他吹号，你唱歌’。”

有一天，在躲警报的间隙，黄永玉忽然问张梅溪：“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了，你怎么办？”张梅溪回答：“那要看是谁了。”黄永玉连忙说：“如果是我呢？”张梅溪笑着说：“你为什么现在才问？你问，我早答应了。”这一回，轮到黄永玉措手不及：“问不问其实关系不大，是不是？”张梅溪却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怎么不大？你爱我，我怎么晓得？”“我有点害怕，这方面我没有经验。”黄永玉尴尬地笑了。“你怎么好说‘经验’呢？”张梅溪笑着用鼻子擦擦黄永玉的下巴、脸和耳背后……这一段温馨而浪漫的对话，或许是两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贵回忆。

就这样，他们走到了一起，牵起的手再不肯放开。张梅溪发现黄永玉的头发太长，就带他去理发，结果路途中黄永玉发现了一块他很想买的木板，可一旦理发了就不能买木板，买了木板就不能理发，心里很是愁苦……“你去理发，木板子我送你好不好？”于是，当黄永玉理发出来，张梅溪早已买下了那块木板送给他。

与穷小子的恋爱浪漫却有艰辛，